

韓正卿日記

民乐卷

韩正卿◎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韩正卿日记. 民乐卷 / 韩正卿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26-03721-8

I. 韩… II. 韩… III. 韩正卿—日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6033号

责任编辑: 牟克杰

封面设计: 杨永兴

韩正卿日记·民乐卷

韩正卿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插页 字数 千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226-03721-8 定价: 元

民乐寄语

民乐八年的日记，是自己这段历史的记述。在它即将出版的时候，最想说的是以下几句话：

感 受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民乐的干部、群众忠厚诚实，吃苦耐劳，德品优良，豁达通情，始终如一跟共产党走，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我八年来的全力支持、爱护、谅解，我永志难忘，深表衷心的感谢！

决 心

为了彻底改变民乐的面貌，下定了要干好就当“铁蛋”、干不好赶快“滚蛋”、干死了不怕“完蛋”的决心，以“三蛋”精神为动力，义无反顾干了八年。

经 验

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者无畏。以“办了好事准备挨整”的姿态，面对“千夫指”。记住老先人韩愈在《原毁》一文中的话：“事休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不怕抹黑，不怕诬陷，不

怕流言，行止决于己，毁誉听于人。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声 明

日记内容完全是原汁原味的，所有记载的情形都是当时实际的反映，没有加油添醋或因风吹火。拿现在的眼光看，肯定有许多不窝耶（合适）的地方，文责自负，万望海涵！

祝 愿

民乐人民爱党爱国，和谐兴家，心想事成，福禄寿喜，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美好。高举红旗奔小康，改革开放永向前！

自序

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听老人们讲，祖上于元末明初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至宕昌县韩院这个地方，至今已有好几百年的光阴了。我的祖太爷是前清贡生；太爷是当地著名的中医师；爷爷是有名的竹篾匠，铁石木瓦活都会干；父亲是光绪年代生人，老念书人，当过私塾师傅，对周易颇有研究。我辈姐弟共五人，如今在世的只有我和我的老妹子了。

父亲从不赏识洋学堂，所以在我虚岁五岁时，便送我到邻村私塾念书。师傅是我的亲舅爷，对我特别“关照”，几年下来，将《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四字经》《五言杂志》《七言杂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修身》《四书》《千字文》《千家诗》都读遍了。还读了《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阿房宫赋》《兰亭序》等古文。1946年才上高级完小，1949年5月毕业。1949年9

月参加革命工作，2004年5月离休。

由于自己学历不高，所以把写日记作为自我鞭策的方法，参加工作后就爱写写日记。1952年开始天天写，但很不系统。1955年调到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之后到现在一直在记。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怕抄家，把1955年至1962年8年的日记烧掉了（零星的记事本尚存），怕的是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日记之中记述了不少“阴暗面”（诸如饥饿、大炼钢铁和“亩产14万斤洋芋”等），一旦查抄出来那可不得了！其实，我家并没有被抄，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

事实上，我的日记中所记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所以仍然坚持天天记。就在我2001年12月30日突发严重的心梗时（两支血管堵塞百分之百，一支堵塞百分之九十六），在上手术台之前，给大儿子韩奎（卫东）交待了我的归宿之地；给二儿子韩晓（向东）交待了要他在我病重时代我把日记写好，这足以说明对写日记到了着迷的程度。

在各位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子女亲朋的周密照料下，终于把我这个已给华林山殡仪馆打了招呼要火化的人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又活了下来。病愈后，虽然感觉体力大不如前，但对写日记还是从不懈怠，天天作业，大体算来至少有2000多万字了。

离休之后，住在老家，花两三年时间把日记中的诗词部分集成五册《岁月行吟》，于2001年5月出版，赠予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部分干部群众。本来想写日记就到此为止了，有几位同志热情劝我把所有日记交给省档案馆设专柜保存，很受启发鼓舞，于是“重操旧业”，生命不息，日记不止！后来当我和孩子们商量以什么形式（我主张捐赠）交出时，孩子们都说，他们从头到尾阅读之后再作处理。当了16年兵、以上尉副营职军官转业到地方某单位（不到两年即告破产）已下岗多年的长子韩奎挺身而出，说自己现在反正无业可从，闲坐不如捻麻线，表示无论花多少时间、吃多大苦头，要把这千万言的日记全部打印出来，得以完整保存。

仔细一想，孩子的打算很好。全部日记，反映了几十年来风云历史的片段。因为所有日记记述了从我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到公社、县委、地委书记，到省引大入秦工程指挥（1987年3月后虽但任了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实际工作都在生产建设第一线）亲自经历的实实在在的各种千变万化的事情。今天付梓出版，一是想给我工作过的地方留下一段历史资料，二是或许对在基层工作且有兴趣的年轻人提供点有参考或借鉴价值的东西。

我是在心脏血管中安放了六个支架的七十多岁的闲老

汉，真乃风前之烛、瓦上之霜也，说不定哪天熄灯！老伴露菊（傅映兰），我病重期间在老家居住，孩子们不敢通报。病愈以来，天天侍候得挺好，整合日记她的功劳不小。然而，我是活一天高兴一天，争取有生之年把所有日记都整合成功，万一完不成，就托付后代们了！

2008年10月10日

目 录

卷一	1972 年 8 月至 1973 年 8 月	1
卷二	1973 年 9 月至 1974 年 8 月	486
卷三	1974 年 9 月至 1975 年 8 月	938
卷四	1975 年 9 月至 1976 年 8 月	1422
卷五	1976 年 9 月至 1977 年 8 月	1941
卷六	1977 年 9 月至 1978 年 8 月	2402
卷七	1978 年 9 月至 1979 年 8 月	2859
卷八	1979 年 9 月至 1980 年 9 月	3322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72年8月9日（壬子七月初一）

星期三 多云

今天上午，正在武都旧城山县委党校参加三千会议，时任中共武都县委书记、县武装部政委的傅月瑞同志叫我到他的住处，见面就说：“韩正卿同志，省上昨天电话通知，要调你去民乐当县委书记，停会就给你开个欢送会吧！”立即在他住室的地板上，摆起矮脚炕桌，端来四菜一汤，县委办公室主任陪餐。一顿午餐，武都县的领导干干散散地把我欢送利然了。为作纪念，顺口编曰：

一九七二金秋天，北峪河谷旧城山。
县上正开三千会，月瑞同志把话传：
省上通知要调你，前往民乐挑重担。
四菜一汤把行饯，握手告别莫多言。
县上关系一刀断，弦外之音任你弹。

毛主席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1972年8月10日（壬子七月初二）

星期四 晴有云

昨天，在武都旧城山，傅月瑞同志与我告别时言道：“回去准备准备，红头文件一来你就走！”于是，马上骑自行车回东江公社。放下车子，身不由己地走上东江河堤，沿堤而下来到百亩橘园，再从王石坝爬上仲家坪盘山水渠渠尾，又走到渠首。坐在雷疙瘩山腰的盘山渠首，东江全貌尽收眼底：七道梁千亩玉米如林莽，1200亩水稻风摆浪，800亩王石坝秋田郁郁葱葱，百亩橘园果实累累，河堤和水渠上的林带犹如两条绿色的长龙，村村都在树荫中……看着想着，想着看着……在东江公社8年的日日夜夜，又在头脑里仿佛演了一幕幕电影。直到天黑，才回到我的家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黄土岗上的大爷庙。

省上调我去挑重担，本该高高兴兴，但不知为何，深感很不自在，有股说不清的滋味，总觉着东江就是我最终落脚之地，这大概就是深深留恋东江的真情实感吧！

夜深人静，思绪万千，抒发几句，以求自安^①。

东江工作整八年，白天黑夜不曾闲。
适逢文化大革命，城乡处处都造反。
革命对象是贫困，抓革命来促生产。
人人就地闹革命，征山战水理当然。
村村都把面貌变，一轮红日照山川。

①“文革”期间，东江公社只出了13位“造反派”。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东江干部群众都把穷山恶水作为革命对象，8年之中，夜以继日地战天斗地，筑河堤，修水利，治山填沟，平田整地，从原来只有18亩水地，一下变成3200多亩水地，基本上改变了生产条件。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与省上还拍了《红日照东江》和《战天斗地绘新图》的纪录电影。

毛主席语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972年8月11日（壬子七月初三）

星期五 多云

将我调走的消息，全公社各大队党支部书记都已得知。为避免大家来家看望或硬要请我去坐坐，大早起来即出门。今日上午，差不多在东江水村背后山嘴的盘山渠边坐了两个钟头，看着滚滚的白龙江和千亩稻田、千余亩修成的梯田，思绪万千！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972年8月12日（壬子七月初四）

星期六 晴间多云

凌晨准备出门，突然，王沟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中华来家，开门见山对我说：“王石坝的地是平好了，可洪水沟排水的洞子还没弄好，你还得操操心。”还说社员对你还有意见要提，今晚非请你去一趟不可。只好去，但坚决拒绝他们招待，但还是煮了一锅洋芋招待。

毛主席语录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1972年8月13日（壬子七月初五）

星期日 晴有云

这个王中华开了个头，其他大队都照办。盛情难却只好每晚到一个大队。也好，算给大家道个别吧。

今晚，到赵家坪。党支部书记赵清泉、老队长赵有贵等在麦场草房门前摆了一长条桌，煮了一锅雷疙瘩山地里产的新洋芋和嫩玉米招待。大家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以表欢送之情。

毛主席语录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1972年8月14日（壬子七月初六）

星期一 晴间多云

今日在家收拾零碎东西。

晚上，到上郭家村老支部书记郭生荣同志家里。来东江后，曾多次到他家吃过他老伴做的杂面浆水疙瘩。

他找来村上的八位老者，有郭临江、郭有才等。外号叫程咬金的郭临江笑着对我说：“我老早就看着韩书记印堂发光，该到升迁的时候了！”接着，大家都说了不少赞扬我的话。唯有郭生荣同志低

头不语。看来，他心情十分矛盾，又想我应该走，又不希望我离开东江。

毛主席语录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72年8月15日（壬子七月初七）

星期二 多云

一家开了头，家家难拒绝。今早，老实巴交、重实干、不多言的东江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三斤来到家，非常认真地说：由于你把原来我们一个大队浇灌的瓦渣沟溪水引到各队使用，贫下中农很有意见，要求当面给你提意见。没办法，只好随他而去。

十几位老者和队干部都坐在小凳上等着我。刚坐下，他们便你争我抢地“提意见”，说来说去，都是赞扬的话，都说他们队得益最大，叫我去是为了表达心意。说着说着，摆上七碟子八碗子，还有烧酒。毫无办法，只好就范。第二天给大队会计送去6元钱、5斤粮票，又被李三斤退给我的家属。后来，让王景雪同志代买10把作务韭菜的铲刀送给大队菜园作罢。

支部书记李三斤，严肃认真来邀请。
声言大家有意见，要我到会仔细听。
男女老农十几位，眼神流露挽留情。
你到东江苦吃尽，清茶一杯要送行。
十把韭刀作纪念，大家过上好光阴。

毛主席语录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1972 年 8 月 16 日（壬子七月初八）

星期三 晴有云

1952 年调我到当时的中共武都地委组织部工作（前任干事，后任省委组织部发文批的正科级秘书，一直干到 1955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这次，从 1965 年初到如今，前后在武都城和城郊又 8 年。这 8 年虽然在地委、县上都挂了领导职务，却一直在公社工作，所以临别东江时，地区和县上请我吃饭的只有三人：他们是武都县农办主任、老朋友刘守业同志，家庭人口多，工资低，生活困难，买了只鸡，请我到 he 家里，热情送行；在地直机关工作的杨梓西、戴树举两位挚友，买了两个罐头，请我到他们单位的宿舍里表达了饯行之情。经过“文革”的“洗礼”，物资贫乏，大家都很难，加上种种原因，人们往来很少。因此，对他们三位的感情久久难忘：

守业树举杨梓西，两个罐头一只鸡。
老刘生活紧巴紧，戴杨手头不宽余。
百感交集暗落泪，妻子儿女都感激。
此情为何永难忘？皆因以此见真情。
情如东江长流水，天荒地荒永不息。

毛主席语录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

1972年8月17日（壬子七月初九）

星期四 多云

天下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细思想，从1964年11月到东江公社至今天的8年里，可以说白天黑夜都没有闲着。组织上之所以让我同时担任了中共武都地委常委、武都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就是对我和东江人民一道改变面貌的鼓励。

初到东江时，全公社只有18亩水地。记得1953年我在武都地委组织部工作时，时任地委宣传部部长的苏星同志亲自抓点，修筑河堤、与河争地。河堤修成后，大概是1958年的大洪水导致河堤毁坏，争出来的千亩稻田又变成了白龙江的河床。

经调查研究，东江人民大多数想再筑河堤，把千亩水地从“白龙”口里夺回来。于是和所有精壮劳力一块，起鸡叫睡半夜，不到两年，筑起近2000米河堤，争出1200亩水地。

随即平整山坡地为梯田，把800余亩泥石流冲积堆的王石坝治理成石坝梯田，安装几台小高抽。这都与我是个急性子有关。

急着干事没有错，但在有时候一“急”之下失口骂人就不对了。以后，要下定决心，改掉爱骂人的毛病。其不善而改之。

毛主席语录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1972 年 8 月 18 日（壬子七月初十）

星期五 多云

半山大队除了在王石坝橘园旁边新平整的石坝梯田给他们划分了 20 来亩之外，山上没有 1 亩水浇地，到现在仍然是面貌依旧，大多数人年年连肚子都吃不饱。近几年，大半回销粮都给了这个大队。

即将离开东江，半山的情况一直使我内疚。党支部书记李永春是一位非常老实的复员军人，他孩子多，家庭生活也很困难，但从 not 叫苦，真是一位老黄牛式的农村干部。

他也知道组织上要调我走，别的大队都多次请我去他们那里坐坐，都以“社员要给你提意见”等为借口，一定要我去告别。可是李永春没有张口，他肯定是觉着他们大队里什么也没有，而且要上一座大山，也就不好意思请我了。

今早，一起床，洗把脸，独自去半山。在盘山渠首的山嘴子上又坐了好一阵，东江的稻田、梯田、王石坝、橘园尽入眼帘！回想 8 年奋战，思绪万千……

步行近两小时之后到半山村。和几位村干部、几位老者寒暄一阵，向大家表示歉意，也讲了今后治理半山的想法。他们的浆水杂面疙瘩吃了两碗。

下午回来。